

國際形勢的總趨向（上）

仲肇湘

提要

(一) 在人類以往歷史中，戰爭為解決國際衝突的後手段。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因核子武器的發明，不再能以全面戰爭來解決世界性的國際衝突。而民主國家與共產集團雙方歧見之深、衝突之烈又為前此所未有。戰既不可，和又不能，於是雙方不能不各有其除核子戰爭以外的長期戰略。過去及今後的國際形勢，就是受雙方長期戰略的支配，而循一定的路線發展。

(二) 民主國家有鑒於共產政權的產生，以貧窮、落後、混亂為其社會條件，認為一旦共產國家因經濟進步，生活改善而其社會條件有變化時，共產政權的本質必然會隨之變化，與民主國家的社會相接近；同時，民主國家亦在以平均個人財富、推行福利制度，逐漸轉向於民主的社會主義，及至雙方的社會制度相差無多時，則雙方便可以和平共存。民主國家基於以上理論基礎，所以一方面以軍事圍堵來約制共產政權的向外擴張，另一方面以經濟援助使民主國家都能由於繁榮安定而得免於共產顛覆，讓時間去解決問題。這是民主國家的長期戰略。

(三) 共產集團有鑒於共產政權的產生，原利用貧窮、落後、混亂的社會條件，從顛覆活動開始。民主國家的開放社會使共產顛覆活動有可乘之機，所以共產集團的長期戰略，就是「惟恐天下不亂」，用製造混亂來培養社會條件，以達其赤化世界的最後目標。

(四)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民主國家與共產集團各本其不變的長期戰略作壁壘分明的對抗。迄今共產集團的領域並無顯著擴張，而共產政權內部正在逐漸修正質變之中。但民主國家團結逐漸散渙，姑息氣氛不斷增高，社會內部日趨混亂，均為不爭之事實。所以檢討對抗結果，可說雙方得失參半，尚未達決定勝利的階段。

(五) 共產制度違背人性，從人類歷史的長流看來，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民主國家一方。但在對抗過程中，如民主國家不能認清這是一場為人類的生活方式之戰，而稍有怠忽，任令共產集團的力量，得以從容坐大，則民主國家亦並非不可能遭致挫敗，在人類歷史長流中出現一段黑暗的逆流。惟有本清明的理智，堅強的信心，全力以赴，作百折不撓的犧牲奮鬥，才能不憂、不惑、不懼！保證我們最後的勝利。

壹緒論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是人類共有的理想。要實現這一理想，不外乎兩個途徑：一是世界上成立一個超國家的權力機構，來主持國際正義，裁斷國際爭端，制止國際戰爭，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二是人類進入高度的道德境界，同時經濟的發展，足以滿足人生一切要求，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與人間沒有了爭執，國與國間自然也就沒有衝突，甚至無須再有國家這一組織。前一個途徑，中外歷史上曾有無數英豪聖哲，嘗試以武力、文化、宗教各種力量來統一寰宇，而沒有能成功。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人

類身歷慘不可言的戰禍，曾嘗試以平等志願的方式，組織國際聯盟，成立國際法院，來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本於同一理想，組織了聯合國，賦予它解決國際爭端、制止國際武裝衝突、武裝侵略的職權；但因國際聯盟與聯合國都不是超國家的權力機構，所以都不能實現其創始的目的。後一個途徑為中外哲人所共同嚮往，而且曾經描繪出許多殊途同歸的藍圖。在中國可以禮運大同篇為代表：「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爲己，是故謀閔而不與，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在西方可以所謂烏托邦主義爲代表，馬克斯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亦然，都是以創造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亦即「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的無私的、富足的，與世界無爭的社會，爲其最後目標。

然而這種理想，在過去、目前及可見的將來都是可望而不可即。我們的先聖，在幾千年前早就有鑒於此，所以在大同理想未實現前，有退而求其次的小康理想。小康是「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是一種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功利境界的社會。人類文化發展到現在，即使是最高度開發的民主自由國家，都還是功利境界的社會，而共產極權國家迄今亦祇能以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爲標榜，而不敢侈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換言之，整個世界是以小康爲目標的世界，則國際之間又安得不「謀用是作，兵由此起。」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

國與國間利害衝突，到了不能以談判方法解決時，必然訴諸戰爭。戰爭可以解決當時的衝突，但並不能消滅衝突的原因，過些時候，新的衝突又復產生，於是又訴諸戰爭。戰爭與和平循環不已，人類的一部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上劃分爲民主自由與共產極權兩大陣營，其歧見之深，衝突之烈，爲前此所未有。買諸以上所說，戰爭爲解決國際衝突的歷史法則，則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就應該發生。但這一歷史法則，却由於核子武器的發明而被凍結起來，在可見的將來，不可能發生再像第一、第二兩次大戰那樣全面戰爭。因爲核子武器的破壞力量實在太大，如果發生全面大戰，首先遭受毀滅的就是擁有核子武器的大國。戰既不可，和又不能，於是形成了長期相持的所謂核子僵局。但在核子僵局之下，雙方的衝突不僅不能因此而消解，而且雙方都自信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於是不能不各有其長期的戰略構想。因爲民主自由與共產極權兩大陣營之間所爭的最後目標，不是像過去國際衝突那樣，爲了爭奪領土、資源或政治經濟的勢力範圍，所爭的乃是兩種不同的人類生活方式，亦即不同的社會制度，其影響及於每個人的全部人生，所以雙方無從妥協，祇有本着各自的長期戰略作持久的對抗。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國際局勢，就是受這雙方長期戰略的支配，循着一定的軌道，而繼續發展下去。

第二爲本文所稱民主與共產兩大陣營的長期戰略

在分析民主與共產兩大陣營的長期戰略以前，先要說明兩點：第一爲在本文中將全世界國家劃分爲民主自由與共產極權兩大陣營，係以共產制度之特質爲劃分的標準。所謂共產制度之特質，即是整個國家的生產工具與消費市場爲政府所獨佔，共產制度對人民生活的全面控制，即建立在這一獨佔的基礎之上。凡具有此一特質的，歸入共產陣營，凡不具此一特質的歸入民主陣營。兩個陣營中的國家，其民主化或共產化的程度至爲不齊。在民主陣營中，有些國家的政治制度根本是不民主的，甚至是封建的部落的，但由於生產工具及消費市場並未爲其政府所獨佔，人民的生產亦因而並未爲政府所完全控制，這些國家目前雖政治上並不民主，但人民生活仍有其部份的自由，其政治即有走上民主化的可能，或正在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所以將其都歸入民主陣營。至於共產陣營這方面，

係以美國及蘇俄爲代表。這兩個陣營的內部，並不團結一致，甚至互相衝突，有時且跨越陣營的界線，彼此援引利用來對抗同一陣營內的國家，但雙方對於所爭的不同人類生活方式這一基本目標，却立場一致，涇渭分明，毫無妥協退讓的餘地。當前國際間縱橫捭闔的情形，雖若與以往強權爭霸的時代相似，但實質上不相同。以往所爭的是個別國家的利益，而今日所爭的乃是兩個陣營所主張的不同的人類生活方式，或不同的社會制度，而非個別國家的利益，因而國際上的一切縱橫捭闔，都不過是雙方長期戰略的手段運用，其基本目標還在如何實現其所主張的人類生活方式於全世界、全人類。明乎此，就可知道當前的國際關係，表面上雖錯綜複雜，離合無常，但語其終極，則不歸於民主自由，即歸於共產極權，沒有中間路線，亦沒有那一個人，那一個國家能自外於這場鬭爭，

所以就整個世界局勢的演變來講，祇有兩個陣營的長期戰略，而沒有個別國家的長期戰略。當然國際間仍有抵於陣營階層而屬於個別國家的利害衝突，如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為爭奪領土及為宗教民族夙嫌而發生衝突，如共匪與蘇俄為爭奪共產陣營的領導權而發生衝突，但這些衝突在性質上屬於「兄弟鬩於牆」的次一階層，其所採取的戰略，不會影響到「外禦其務」高一階層陣營間的長期戰略。換言之，陣營間的長期戰略是統一的。自二次大戰結束，形成了民主國家與共產集團兩大陣營以來，一直分別由美國及蘇俄擔當領導。雖然民主國家如西歐各國及日本相繼復興，在民主陣營中逐漸有較大的發言權，在共產集團中，共匪與蘇俄爭相雄長而成對抗之勢，但一涉及到陣營間的長期戰略，則還是各歸各的行列，循着美蘇兩國的步伐，一致邁進。所以本文分析兩大陣營的長期戰略，以美蘇兩國為代表。其他國家從略。

貳 民族國家的戰略

效先就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長期戰略構想來講，其理論基礎是這樣的。依照馬克思的假設與結論，

答案。依據這一理論基礎，民主國家方面認為共產政權一定會隨着其國家社會的逐漸工業化而轉變其性質，向民主國家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看齊。因為共產制度的經濟效率雖比民主國家來得差，但祇要內部安定得下來，由於現代科學的進步，及科技智識的國際流通性，它們借助於民主國家日新月異的科技知識，共產國家亦可以提高它們的經濟水準，爲了要提高其經濟水準，又必須提高其人民的教育程度。其進步儘管不如民主國家之快，但就其自己的標準來講，却是在進步之中。隨着進步而擺脫貧窮落後，則其所行的共產制度就必然會逐漸蛻變，轉向於民主國家享有自由的生活方式，這是爲人類天性所驅使而無可抗拒的轉向，不是任何極權控制所能長期壓抑得住的。凡是動物都有其愛好自由，要求自由的本性。關在籠檻裏的鳥獸，一旦把門打開，它們會逃出去，但如外面找不到吃食，它們就會回來。人類亦復如此。在生命與自由不可得兼時，少數人可以「不自由、無寧死」，但多數人則先保住生命，再圖自由。連英國的哲學家羅素也曾說，如果核子毀滅與赤化共產兩者必居其一的話，他寧可選擇後者。當在一個貧窮、落後國家中

革命最先應發生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斯的學說，是十九世紀產業革命的產物，他認爲由於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富懸殊的有增無已，而產生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革命衝突。革命衝突的結果應是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產生，比現存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將有更高級的經濟形態，更高度的自由水準。但事實否定了馬克思的假設與結論。最早出現共產政權的國家，不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德法等國，而是貧窮、落後、沒有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如在先的俄國及其後的中國大陸匪區；同時，那些共產政權的國家亦不僅沒有出現更高級的經濟形態，更高度的自由水準，而相反的造成了最無效率，最具剝削性的經濟形態，和最無生活自由的控制社會。這一事實，說明了共產政權的產生係以國家社會的貧窮落後爲條件。至於東歐的那些共產附庸國家如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等等，它們原來並不貧窮、落後，它們的共產制度是由俄國軍隊強加在它們頭上的，所以不足爲例。共產政權既以國家社會的貧窮落後爲條件，則反過來講，一旦這個國家不再貧窮落後的時候，即不適宜於共產制度的繼續存在，這是在邏輯上應有的

的貧苦大眾，衣食不周，朝不保夕在生死邊緣上掙扎的時候，自由對他們是沒有價值的，他們也可能根本不知道自由爲何物。所以共產黨一聲召號，告訴他們跟它走，可以保障和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自然會跟着它走，跟着它「革命」，但一旦他們生活情況改善，教育程度提高以後，他們就會想到有生俱來人類的自由，就會體會到自由的價值，就會要求「還我自由」。不特此也。人類對於改善生活欲望是無止境的，尤其在有比較的時候。這是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之處。所以從前跟着共產黨走的無產階級貧苦大眾，到後來會逼着共產政權給他們較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連共產黨的幹部亦會有同樣的要求。因爲他們雖然比諸般民衆有較多的自由，較好的生活，但由於共產制度的獨裁極權性，即使是幹部其所享受的自由與生活，仍舊是不够充分的。到了共產政權所憑藉的無產大眾及其幹部，都要求轉變、都要求修正，它能不轉變，能不修正麼？同時，第一代的共產黨徒是在貧窮落後的社會中生長的，環境使他們有仇恨的心理，塑造了初期共產政權鬭爭清算、殘酷不仁的特質，但第二代以次的共產黨人看到的社會，比他們上一代看到一

的社會要進步，因而不會像上一代那樣生來充滿着仇恨憤怒，而會有較多的人性與理性，尤其是領導者的性格，一定不會像第一代那樣頑固。民主國家基於以上的看法，所以認定共產政權一定會逐漸自我調整，向民主國家的生活方式轉變，使人民能重享自由，過着更好的生活。我們可以稱之為向「右轉」。

在另一方面，民主國家有鑒於共產主義的興起，發現了資本主義內在的問題，所以在同一時期中亦在作自我調整，以累進稅制來平均人民的財富，以社會福利制度來保障人民的生活，以擴張公營事業來平衡私人經濟對民生的影響，循着均富而非均貧的道路，向民主的社會主義這方向轉進，但仍保有人類的基本自由，我們可以稱之為向「左轉」。雙方在其生活方式因左右互轉而到了差不多的時候，就能和平共存，這兩個陣營的界線亦就會自然歸於消失。

以上是民主國家長期戰略的理論基礎，認定時間可以解決問題。但大家都知道共產政權有其向外侵略的本質，有其赤化世界的目標，不容許民主國家坐待時間來解決問題，於是產生了軍事圍堵與經濟援助雙問題。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是兵法上不易的原則。

經濟援助之成為長期戰略的另一部份，是基於以上所說，共產政權的產生以國家社會的貧窮落後、動亂不安為條件而來。在二次大戰以後，除美國因本土免於戰火而經濟特別繁榮外，其他國家不論戰勝戰敗，都是創深痛鉅，經濟蕭條，民生困頓，正是培養共產主義最好的溫床。所以美國在發現蘇俄無意與民主國家共同致力於戰後世界的復興，反而變本加厲的執行其赤化世界政策以後，便決定以經濟援助作為對抗共產集團長期戰略的另一部份。先有以歐洲恢復為重點的馬歇爾計畫，繼又對抵度開發國家，及接近共黨權力中心的國家，展開經濟援助，對戰敗國亦不例外。因為祇有這樣，才能使這些國家得因經濟改善社會安定而免於淪入共黨之手。這是一種曲突徙薪之計，與軍事圍堵相輔而行。這兩項長期戰略，自其開始形成到現在一直在美國領導執行之中。執行的方法自然不斷在變，但原則不變，將來也不會變。

圍堵政策為美國俄國問題專家肯楠 (George F.

管齊下的長期戰略。

所謂軍事圍堵，即是以軍事力量約制共產政權直接或間接以武裝部隊向外侵略顛覆，同時民主國家亦不用軍事力量來解放共產地區、來干預共產集團內部的紛爭。換言之，以守勢的軍事力量來維持世界兩大陣營的現狀。但如果共產政權以武裝力量向外從事於直接或間接的侵略顛覆時，民主國家絕毫不猶豫的以傳統武力的有限戰爭來對抗。這種守勢的圍堵政策看似消極，但因有如上所述，共產政權的性質必然會逐漸向右轉變，所以形式上雖若守勢，實質上亦就其深長的積極意義了。在核子僵局之下，既不能戰，又不能和，除此似亦別無更好的辦法。因為若任由共產政權以武裝的力量來在自由地區製造共產政權，一若二次大戰後在東歐製造共產附庸國家那樣，一旦亞非南美那些開發不足的國家都落入共黨之手，共產集團的總體戰力，將會凌駕於民主國家之上，到那時共產集團就可能要用武力，甚至不惜用核子武器來和民主國家攤牌。所以民主國家必須要以軍事圍堵來掌握總體戰力的優勢，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等待時間來解決

(Kennan) 所創導，而為杜魯門總統所採行。二次大戰結束不久，一九四六年間蘇俄使希臘共黨發動革命，又脅迫土耳其要共管博斯普魯斯海峽。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希臘政府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請予經濟及其他援助，俾能遏阻侵略叛亂，重建國家。杜魯門總統於三月十二日親臨國會發表演講，而正式宣告了為世所稱的杜魯門主義，決定了軍事圍堵的政策，要求國會撥款四億美元援希土兩國，並派遣軍事顧問團，希土兩國因而保持獨立，免於被共產集團所吞噬或控制，同年冬美軍撤離意大利，杜魯門總統又聲明意共如以武力奪取政權，美軍將重返意大利。重申美國軍事圍堵的決策。一九四八年蘇俄在捷克製造共產政變，同年唆使東德封鎖西柏林，蘇俄的野心畢露，於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西方民主國家首先成立了一個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意大利、冰島、丹麥、挪威等十二個國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奠定了軍事圍堵戰略的基礎，此後相繼有在中東地區的中部公約組織，在亞洲太平洋區的東南亞公約組織，美菲、美日、美韓、中美，美澳紐

等雙邊式或多邊的軍事協防條約，對世界兩個共產政權蘇俄及大陸匪區的四周，完成了軍事合圍之勢。

經濟援助政策，發軔於馬歇爾計劃。馬歇爾一九四七年在哈佛大學演講，提出美國這種援外的構想，本來邀請蘇俄共同參加這個復興歐洲的計畫，但爲蘇俄所拒絕。美國洞燭其居心所在，乃決心以經濟援助爲對抗共產集團的主要戰略之一。由以復興歐洲爲主之馬歇爾計畫，擴大到所有其他民主國家，先後經美國國會通過經濟合作法案，設立經濟合作總署，每年撥付鉅額援款，成爲美國對外重要政策之一。其後經濟復興的民主國家亦各別的從事於對外經濟援助，匯爲阻遏共產紅禍橫流的一股主要力量。由於民主國家執行其軍事圍堵與經濟援助這兩項長期戰略，使共產集團的領域大體上限制在二次大戰後初期的範圍，除古巴外，並沒有新成立的共產政權，否則今日世界地圖上兩大陣營的劃分，恐怕將完全爲之改觀。這是我們對於軍事圍堵與經濟援助兩項長期戰略的效益，所應有公平的評價。

(下期續完)

交大教學基金捐助踴躍

敬懇諸位學長鼎力共襄盛舉早觀厥成

交大教學基金自開始籌募以來，凌校長友戚及海內外交大同學熱烈響應，捐助者甚為踴躍，截至本年元月份，台北已收到捐款計叁拾玖萬叁仟零壹拾伍元。元月十日第四次籌募會由程欲明學長召集，同學中承諾捐款數目尤大，一鼓作氣，計有張仁滔學長自捐兩萬元，中華貿易開發公司拾萬元，徐名標學長自捐兩萬元，殷之浩學長自捐及其經營企業共六萬元，徐樂天學長自捐貳萬元並承諾其所經營有關公司拾萬元，程欲明學長自捐及其主持之企業共陸萬元（按發稿時，程欲明學長六萬元已送來，徐樂天學長已先送來伍萬元）。方賢齊學長

曾桐學長主持之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徵求力學或流變學博士

——歡迎校友子弟應徵

本刊消息：設於新竹市之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係曾桐學長主持，六年前由經合會、農復會及臺灣區罐頭公會資助設立，嗣獲聯合國計劃合作，建築、設備儀器、圖書及研究人員均極新穎完善，對改進食品加工技術及拓展外銷助益良深，博致佳評。

年前特研究微波加熱應用於食品加工以發展新產品，該計劃已初步完成，茲再徵求人才，參與研究，歡迎校友子弟應徵：

一、凡國內外物理系專攻材料力學 (Mechanics of Materials) 或化工系專攻流變學 (Rheology)，獲有博士學位，願回國長期 (兩年以上) 服務，從事於食品流變學研究者。

二、待遇：月薪新臺幣壹萬貳仟元起，供給眷舍。

三、請將學、經歷函寄臺北市第二二六九九號信箱該所臺北辦事處聯繫。